

(自選詩作五首)

海上夏娃

有意偏離你心臟一點點
以夏娃手指
一圈圈畫過你胸膛——心靈的地形學

那裡的浣熊和毬果，安詳地
隱入淡青色縫隙——我祕密的深海衣櫃
裡面都是拼圖碎片和刺魚骨
想清靜就躲進去

出來，身上披著薄薄的海水
和一點點令我安心的痛感。
你知道我衣櫃投擲得太深，古舊，斑駁
滲入一點海水和鹽
讓我任性保持對潮濕的偏執
又可以防腐

來自古代的聽覺——修女袍上的一滴淚
灌進你胸膛。你把情慾翻譯成故鄉
淚眼婆娑低喚我：海上夏娃
唯你懂我同時是孩子與不貞的修女

薔薇屬的地形學——你的病體
下著亮葉月季飄滿針葉
包含太陽光譜中的所有顏色
結構殘缺。你知道我總把肉體翻譯成心靈
又嫉妒衣香鬢影受到那麼多關注

我總把肉體翻譯成薔薇
薔薇的形上學綻放在我們之間。你知道
我有意偏離你心臟，卻捨不得
不再貼緊你胸膛——我是以永難填補的鄉愁
純潔地嫉妒著有限

異鄉之夜，我沒有流血
只是銹跡斑斑，一絲不掛，前所未有的
渴欲你胸膛——

我需要藉由迴音空間
躲避豺狼，又把門扉外的風雪全攬入腰部——
我沒有承擔亂世的勇氣或意願
只是想贏回影子

——贏回有限對於無限的渴望
黑石縫隙滲出海水。
我渴望——翻譯你通體，你的聯感你的眼與心
使勁把揉皺的紙片擲入海裡

歪斜的字體全是你。

註：茨維塔耶娃稱里爾克為「心靈的地圖學」，自陳：「我總是在把軀殼翻譯成心靈」，又指出一種最純潔的嫉妒：心靈嫉妒著肉體。

肉體翻譯

親愛的，薄日的白紗綢已蓋住我們
肉體的陰影——闇啞，皺紋，褐斑，還有
繁花。是的

凡陰影裡的花點都特別濕亮
內蘊的繁茂如公山羊毛鬚
彌撒曲式披滿翠谷地——淚點和花點沒有分別
都能用眼睛交媾

只要一縷小羊駝毛首肯
我能安心地衰竭下去
唯獨頭髮無限期蓄長，長得能把你夢中莊園
纏繞七圈半——

我抱著煙圈般的瓊麻索
用金線和粗麻繩混成的迷迭夢
飛升途中持續編織——如此暖慰的動作
能使人鼓起勇氣
詩性翻譯自己逐日壞朽的肉體

閉上雙眼，憑直覺翻譯
完成詞：乳草，燈芯草雀
草坪麝香——孤獨的香氣

但草叢裡的時間總是特別斑駁
琥珀嵌在肉裡
肉含在聾啞唱詩班的圓嘟嘟唇語裡

(琥珀震顫
和一塊肉的震顫
沒有分別)

昨夜冬至，我們歡快地搓湯圓
感受小火爐的物質性溫暖
聽巴哈和雪聲賦格

純友誼式牴足而眠，用翅膀擁抱
直到被天光字典翻譯成

向上滴的淚。

我們單純得擁睡而不做愛
彼此珍惜如里爾克和茨維塔耶娃
用翅膀尖梢相遇
用金羊毛翻譯彼此的肉體
確認精神的在場確認肉體的繁花盛放

盛放和震顫，已沒有分別——

註：「我們用什麼相遇？用翅膀。」
——里爾克致茨維塔耶娃

肉體薄紗

「使人類凌駕禽獸的，不是鞭子，而是一種內在的音樂」，帕斯捷爾納克

我肉體的薄紗如蛾子撲動
半透明掩蓋我的面容，眼淚，死與腳踝
凡是透過薄紗發痛的
都像細小的花刺扎入肉裡
異常美麗煥發

風拂過來，花楸樹以裸足少女的姿態站立
一如細緻的日本紙剪影
最最清純的花園。失明的風
為她披上羊毛駝大衣

此時落在我左半身的白嗎哪花
香得令人流淚，足以旋開禁閉的古城門
另一半靈魂是修復的山水卷軸
——時代面紗的殘餘

（但連時代面紗都冒著星燼
謄滿意義不明的各種術語）

水滴狀的子彈洞穿我左乳房
我柔情的左乳房
左側代表羞澀；右側是運動，是活著，是扭傷
喀嚓——裸足少女專注傾耳，清湯掛麵的短髮
揚動瞬間有股美好的敏感

她的幻聽把成串鳥鳴聲
編織成光的仰臉，粲然的繩結，沿著不可方物的美
走向我。知道嗎，鳥是細砂
使我們與眾不同的
不是符號，而是翩翩旋轉的肉體音樂——

時代如蜜蜂般發出嗡嗡聲

而一種不在，像孩子肉墩墩的手腳
暖撲撲的臉柔軟而破碎

這個暖冬如此迷人，我當如何相信
時代與肉體的摩擦只是一場山上的歡宴？
我與少女，是最最親愛的朋友
用影子互吻額頭，沒有交談，只一起唱歌
該揮別時都不肯先走

像時代穿上一襲霧紗麗
因為知道終將被一隻靈巧的手褪下
反而孩子般執拗

（我不說那是本身就會流淚的煙霧彈。）

告訴我，裹在薄紗裡的我
如何徹底地成為人？
告訴我時代與肉體的關係，薄紗與靈啟
是不是可以創造卻不能擁有自己的
像不及物的愛

也是愛。

肉體迷宮

你與我，我們像兩面鏡子
互相對拓又互相呵氣——時間的雨水
濺溼了口含傳情箋的綿羊

讀信之前，容我用最溫柔的手勢
撫順祂的毛。純白細浪
泛著時間的漣漪，在你臉上波蕩——
彷彿我能透過白色的醉意切片
預見你的死

你知道我一旦凝視，就不能再回神
含淚掀動白色月亮的扉頁
我們以各自的空間對拓，那之間是折射的迷宮
無情之情，抑或煙絲之間
純粹的小獸？

你與我，兩面鏡子即形成迷宮
但迷宮總是饑饉。我的肉體森林總是
貧瘠一如處女林
肉體蒼白卻使你迷路

墾發我——我的白連身裙裡撲閃著幼鴿
讓卑微的悸動，留在遠方的巨幅玻璃帷幕
再折射回來，幻像變得真實

天國的石頭敲擊過絲質樂器
又滑過你汗漶的額頭
你指間滴下漿汁，時間，氧氣，聲音
你芒刺的夜長出多肉植物

那時，你是兩面鏡子之間的迷宮
我是森林的鄉愁
瀰漫在你未來的死裡。天使離開你的瞳仁但
我在——

我是自鳴鐘面發亮的眼睛
即使石牆閉鎖，即使病倦，我也要
起霧——

註：「兩面對立的鏡子，就可以形成迷宮。」
——波赫士

肉體草圖

太陽，琥珀色的酒心——
或者只是金色種子
撒在預知將會一直漆黑下去的夢裡

我在陌生人漆黑的懷裡
顫慄，小心翼翼地啜飲他靈魂裡的酒
我的處女林正酥疼地感知
被墾發的麻醉
鳳尾蝶停棲時的春夜溫煦效應
夢中乳房奇異地鼓脹

分明，我搖晃著夜的彩色灰燼
黑襯底那把素色的鳥
卻碎成潔淨的沙——黎明將會是我眼淚的來源
只要一個面目含糊的陌生人
把馬繫妥
入侵民宅來尋我

調暗燈光，看起來充滿攻擊性
更暗之後，卻像孩子的煙火棒
只要一點點的星屑，水，灰塵
落在他的臂膀上。只要以一雙臂膀所僅有的愛
問都不問擁緊我，而又鬆手得遲一些.....

於血液已是太多，肉體曲線的甜分
於我，已是不能測知的明日草叢
素描底子正在泛黃

我的肉體朝生夕死，而漸漸氤氳
趨近於草圖——床罩一片霧色的水漬
軒窗之外，太陽的酒心碎成蒲公英
飄落得像我不曾存在
卻用影子流淚活過好幾個瞬間

